

# 正见周刊

二零零九年  
二月三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不好的心、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彻底的把它铲除掉，解体它，把它解体在萌芽之中，别让它形成气候。再

过心性关就不那么艰难了。九九年七二零后，就是在社会上、家庭中那么大的压力下也没有放弃修炼。心想好不容易得大法了能随便放弃吗？决不可能。就给领导及同事讲我炼功后身体的变化，大法的美好。师父多次在讲法中让弟子一定要多学法，多学法。所以有时间就学法，走路背《论语》，经文、《洪吟》。睡觉前也背。后来师父让发正念，除了定点发正念以外，走到哪里就发到哪里。师父让讲真相。劝三退，我能讲就讲，不能讲就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救度他们，让他们三退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连擦肩而过，相见一面这样的缘分也不错过，也给他发正念，为以后同修给他们讲真相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十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不断的点悟下，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一难又一难，是大法，是师父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今后要更加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

通过看明慧周刊，正见周刊，使我们对法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吸取了同修的不少经验和教训，让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少走了很多弯路。在这里感谢明慧周刊、正见周刊。

我还想谈一下对夫妻生活的感悟。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既难于启齿又必须面对。所以处理不好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家人（不是炼功人）的不理解，甚至对大法、对师父产生不敬的想法和怨恨。我想既不能拒绝又不能顺从。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但是一般情况下，你能够起到这样一种制约作用。将来到高层次上修炼，不用我告诉你，你自己就知道如何做了，那时有另外的状态了，保持和谐的生活。”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修炼人来说，既严肃又是很认真的。我是这样做的，当对方提出这方面的要求时，首先清除自己空间场的色魔、性欲望、名、利、情各种不好的物质，再清除他的空间场的这些变异的物质。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他的欲望。这时他会感到力不从心，没有

了要求。他自己也说，没做这事的时候，精神十足，一旦真要做时就象霜打的茄子一样“焉”了，这时我说“生老病死”这是人的自然规律，正常现象。他很感激我对他的理解，同时他也没有任何怨恨了。无形中夫妻也和睦了。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和感悟，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新闻综合	2
【海外综合】	2
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 联合国审查中国人权现状	2
悉尼华人花灯大巡游 法轮功队伍引人注目	2
文明新见	2
【神韵晚会】	2
密切尔市市长：要把演出“带回家”	2
【历史故事】	3
富商还钱	3
治国如种树	4
【轮回故事】	5
邵雍的双胞胎妹妹的故事	5
【医山夜话】	6
都是业力惹的祸	6
【杂谈随想】	7
由热水治感冒说开去	7
【诗歌园地】	8
正本清源	9
【世人觉醒】	9
金灿灿的大门又闪闪发光了	9
【大法神奇】	11
“只有天使，才有这样的奇迹。”（后续）	11
弟子交流	13
【法会交流】	13
用正念和慈悲向媒体讲真相	13
破除观念 写信给议员讲真相	16
【心得交流】	21
正念清除干扰、破坏“神韵”演出的一切邪恶	21
大法弟子的事情都没有白做	22
用正念清除思想中一切不好的物质	23

## 新闻综合

### 【海外综合】

#### 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 联合国审查中国人权现状

二零零九年二月九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基于“普遍定期审查”程序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进行审查。普遍定期审查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简称：UPR) 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新程序，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状况都将基于这一程序被审查，而对践踏人权的国家的人权审查备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因此，本次联合国对中国人权现状进行审查是在国际社会进一步曝光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契机，并帮助世界人民与政府更好的了解真相，选择良知与正义。

#### 悉尼华人花灯大巡游 法轮功队伍引人注目

2009年，史无前例的悉尼农历新年庆典活动-花灯大巡游于2月1日周日晚上在悉尼市政厅前举行，为观众带来一个奇妙的家庭同乐夜。

此次游展规模巨大，约有2600名参演者。悉尼市第一次举办夜晚巡游，这令绮丽的花车，色彩缤纷的游行方阵更现美轮美奂，观众如至梦幻世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在夜色中光彩夺目。

## 文明新见

### 【神韵晚会】

#### 密切尔市市长：要把演出“带回家”

密切尔市 (Mitchell) 市长特瑞尔 (Dan Terrell) 先生和夫人驾车一百多英里到印第安纳波利斯观看了1月31日晚间的的神韵演出。他表示，“演出的精美出乎他的想像”，并希望能够把神韵演出“带回家”。

特瑞尔先生说，居住在印第安纳南部的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文化，他也是第一次欣赏这类表演，特别是跨越大洋的演出。他觉得一切都“美丽”，这些年轻舞蹈家们棒极了。特瑞尔夫人很喜欢节目中精神意义，觉得舞蹈令人“叹为观止”。

在上半场的演出中，让特瑞尔市长记忆尤新的是那个年轻人被迫害致死的舞蹈（注：《迫害中我们屹然走在神的路上》），“你几乎可以感同身受。”他同时也觉得女高音的声音妙不可言。特瑞尔夫人则最喜欢最后那个藏族小伙子的舞蹈（注：《雪山欢歌》），非常有动感。

特瑞尔夫妇都表示和他们熟知的西方文艺相比，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

特瑞尔市长在中场休息时间寻找当地组织者，希望能

电子邮箱地址。后来他跟我说他当天晚上就退了！我想，正是有了大法弟子之前讲真相的铺垫，才使得这个生命因为我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得救了！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到下属单位检查工作，在和单位的总经理兼书记独处的时候，我给他讲了真相，并劝他抓紧把党退掉，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很激动的搂住了我，并连声说谢谢我救了他。他说他妻子就是炼法轮功的，跟他说了几次他都没信，可是这次我一说他就信了。常人有的时候宁肯相信别人说的话也不信家里人的。但不管怎样，我真为这个生命的觉醒而高兴！

其实，这样的事情大家一定遇上过很多很多，就是走在大街小巷上看到大法弟子散发的真相资料也会备受鼓舞。只要我们有上进心，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师父只不过要的是我们的这颗心而已，无论大法弟子彼此是否相识，都在整体配合着证实着大法，大法弟子做的事情一定都是伟大的！大法弟子做的事情都不会白做，都没有白做！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向所有的大法弟子问好！

#### 用正念清除思想中一切不好的物质

翠翠

我是九八年十二月喜得大法的。在得法前浑身是病，

如胆结石、妇科病、牙疼、三叉神经疼、血管性头疼、脚气等。由于常年吃药把胃也损坏了，胃也经常不舒服。

得法一星期后，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三叉神经疼的滋味简直无法形容。可我学了一下午《转法轮》这本书后，晚上就不太疼了。由于自己在没得法前对修炼、修佛修道一无所知，头脑一片空白。人的观念，人的思维这些变异的物质太多了。对法的理解也没那么深刻。开始过心性关时过的跟头把式的。经过学法终于悟到这是让我去掉不好的物质的时候了，让自己的思想境界上一个台阶，修炼的层次也在同时提高。再过心性关时虽然心很难受但尽量排斥它、不要它。心里想那不是我，背《论语》、背经文、背《洪吟》，由于正念足心里好受多了，同时感觉到心胸是那么的宽大，生活是那么的美好，无法用语言表达当时的心情，真正认识到了大法的内涵是那么的洪大。从那以后更加努力学法、炼功。在以后身体出现的发烧、拉肚子、急性胃炎，牙疼中凭着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都闯过来了。每次都是背《论语》、背经文、背《洪吟》，背着背着就睡着了，睡醒一觉起来再炼功什么病都没有了，完全康复了。

我十年来一粒药没吃过，身体非常健康，什么病都没有，随着对法理的认识不断提高，我深刻认识到，每到各种

生命，都是为了宇宙在最后时刻的正法中使众生得救、得度而造就、而成、而来、而生、而开创的。也就是说，三界是为这个目的地，是为了拯救宇宙众生而造就出来的。”那么，任何破坏、干扰众生救度的一切行为的一切借口都不成立，邪恶者都应该在第一时间里彻底的被清除掉。

个人认为，有条件的同修在这个关键时期，应该在发正念时加一念：全面清除干扰、破坏“神韵”演出的一切邪恶的因素。

## 大法弟子的事情都没有白做

### 黑龙江大法弟子

在我个人的修炼经历中，有很多事情都足以说明，大法弟子即使在互不相识、互不见面的情况下，也都在师父的呵护下证实着大法。

邪党开始公开迫害大法后，我和许多大法弟子一样经受住了考验，在后来的时间里，我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按师父的要求做常人中最好的人，工作出色，为人谦和，在利益面前不抢不抢，用实际行动默默的向世人讲述着大法的真相。当时，我不知道如何上网，我也不知道别的弟子都在如何修炼，二零零一年后的几年之中，我甚至不知道师父都讲了什么，当时我想，现在可能就是这个状态吧。

二零零五年六月份，我

在常人网站上看到了师父要追求大法弟子讲清真相的消息。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些着急，时间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才知道，而且具体师父都讲了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大法弟子的本性已经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做了。我开始自己写真相资料，并广为散发，通过自己的修炼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

大约两个月后，一天晚上我散发真相资料回家的时候，发现自家的门上也有份真相传单，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师父派同修给我送来的。果然，我在上面惊喜的看到了动态网的网址！于是，我平生第一次登录了我们自己的网站，那种喜悦、幸福的心情是无以言表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阅读了师父所有的新经文，按照师父的要求开始更大范围的讲真相，劝三退，走遍了这个四百多万人口城市的大街小巷。我真的感谢师父对我的呵护，感谢为我送来福音的未曾谋面的大法弟子！也许到现在这位同修都不知道，他（她）的这份传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啊！

还有一次，在做常人工作的过程中，当大家说到邪党如何如何腐败的时候，一位同事对我说，他原来单位的一个修炼大法的同事前一段时间还劝过他退党呢，他并不相信。这时，我语气非常诚恳的接了一句的说：“他说的是真事儿！”并顺手给他写了退党的

够把这个演出带到密切尔市。“我会觉得内疚，如果不这么说的话。我要把它带回家。”（大纪元）

## 【历史故事】

### 富商还钱

郑念行

有一个山西富商，住在北京城信成客店里，衣着、跟随的仆人和马匹，都很华丽，他这次进京的目的地是：将要按照当地的有关规定，花钱买官当。

有个穷老汉来拜访他。仆人们都不愿替他通报，那老汉只好在大门口等，结果还是等着了。山西富商对老汉很冷淡，招待了一杯清茶后，就再也没有一句寒暄话。老汉坐了一会儿，迟迟疑疑地表示出一点要求帮助的意思，山西富商马上放下脸来，摇着头说：“我现在连买官的钱，都没凑够数，哪里有力气来帮助你？”老汉很不服气，就当着众人，详细地讲了这个山西富商的来历。

他说：“我过去是做官的，比较清正爱民。这个富商从前很穷，生活一直靠我接济。我帮了十几年，最后又送给他一百两银子去做生意，他才慢慢地成了富商。现在我被陷害、罢了官，流落京城，听说这个富商来了，十分高兴，真好象遇到了救星。我老汉也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得到我从前给他的一百两银子，以

便我偿还欠债，剩下的够我回故乡的路费，也就心满意足了。”老汉说到这里，就抽抽噎噎哭个不停。山西富商竟然好象一点也没有听到，无动于衷。

忽然，同住在这一个客店里的江西人站了出来，他自称姓杨，对山西富商拱了拱手，问道：“那位老汉说的都是真的吗？”山西富商红着脸回答说：“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我无力报答他，实在遗憾。”姓杨的说：“你很快就要做官了，不愁没有地方借钱。如果有人肯借一百两银子给你，一年之内归还，不收分毫利息，你能把这一百两银子全部还给他吗？”山西客商勉强回答说：“很愿意。”姓杨的说：“那你就写一张借据，一百两银子我这儿有。”山西客商迫于公论，只好写了一张借据。姓杨的收下借据，打开一只破箱子，拿出一百两银子交给山西富商。山西富商满脸不高兴地吧银子递给了那位老汉。

姓杨的又置办了一桌酒席，请那老汉和山西富商一同喝酒。老汉喝得很高兴，山西富商却是一肚子气，草草喝了两杯就告辞了。老汉向姓杨的表示了感谢，过了一会儿也离开了。

那个姓杨的江西人，不久也搬出了客店，从此再没有消息了。

后来，山西富商开箱检点自己的银子，发现少了一百两。然而，箱子上的锁攀、封条，都还是好好的，根本没有动过，无法向人查问。富商又发现丢了一件狐皮背心，却在箱子里找到了一张当票，上面写着当钱二千文。这个钱数，同姓杨的办酒席的费用完全一致。山西富商这才知道：“姓杨的是一个懂法术的人，他利用法术取走了我的一百两银，让我还给了那个老汉；还让我出钱办酒席，招待了他们！”客店里的旅客和店主等人，知道了这件事后，都暗暗拍手称快。

那个山西富商又惭愧，又沮丧，赶快离开了信成客店。后来，也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住宿了。

（出自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 治国如种树

秦自省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少时勤奋好学，十三岁即有文名，二十岁中进士，授校书郎，后升任监察史里行、礼部员外郎。他凭自己的经历及观察所得，写出《种树郭橐驼传》一文，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指出，这也是养人的道理，为官治民者，不可“好烦其令”。文传千载，熠熠生辉，

极富社会意义。现译介如下：

郭橐（读驼，高高突起的样子）驼，这个人，不知道原先的名字叫什么。由于得了佝偻病，后背高高隆起，俯伏着走路，好象骆驼的样子，所以乡里人称呼他“橐驼”。橐驼听到这个外号，说：“好得很，用它来称呼我，确实很恰当。于是舍弃他的原名，也自称“橐驼”了。

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的西郊。橐驼以种树为职业，凡是长安城的豪绅人家，修建观赏游览的园林，以及卖水果的商人，都争相迎请雇用他。看橐驼所种植的树木，或者移栽的树木，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高大茂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其他种树的人，虽然偷偷地察看仿效，但都赶不上他。

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郭橐驼并不能使树木活得长久，并且生长得快，只不过能够顺应树木自然生长的规律，使它按照自己的习性成长罢了。一般说来，种植树木的习性要求是：树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匀；移栽树木要保留根部的旧土，捣土要细密。这样做了以后，不要再去动它，也不要再为它担心，离开后就不必再去看顾它了。树木移栽的时候，要象培育子女一样精心细致，栽好后置于一旁，要象把它丢弃一样，那么树木的生长规律就可以不受破坏，而能按照它的本性自然

大法工作太忙了，连睡觉的时间都很少。”但最后我还是打起精神，提醒自己，我住在这个选区不是偶然的，我能和那个海德堡的议员建立这样良好的关系，也不是偶然的，那么这些议员可能就是应该我救度的人。但是时间依然是个问题，我就想，我是职业做翻译的，如果现在一个人请我做一小时的翻译，我就必须在某个时间放下其它工作，专心做一个小时翻译，那么为了挣钱我可以拿出一个小时，为什么为了救度那些议员我就不能拿出一个小时呢？于是，我自己规定出某一天的一小时，专门给议员写信，并记录在日历上，和那些做翻译的约定时间放在一起。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必须放下其它的事情去写信。就是这样，我才坚持把信写下去。

师父讲到：“当然啦，你们以一个当十个、当百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想，这个要求真高呀，以一当十都不够，要以一当百呢。当新唐人电视台，神韵晚会等等非常需要人力支援的新项目出现，而我们同时还要扩展别的讲真相的项目的时候，我更觉的，在现在这样一个人人都越来越忙的时候，如何能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取得更好的效果，是对大法弟子的智慧的一个很大的考验，也要求我们

放下很多固有的观念，放下各种各样的人的情，各种执著，对法有更大的信任。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德国法会发言稿）

## 【心得交流】

### 正念清除干扰 破坏“神韵”演出的一切邪恶

大法弟子

今天，在网上看到韩国首尔“神韵”演出被干扰的报道，同时也看到韩国大邱要演出的消息。这篇《跟着神韵游世界——韩国大邱》报道中说：演出主办方金正敦部长表示，“中共想尽办法疯狂的取消神韵是行不通的，在别地方或许可行，但在大邱可不行。大邱历史上儒学发达，是崇尚学问和礼仪的儒者之乡，自古以来，这里的人忠胆侠义，不能容忍不义之事。……”

回家在 18:00 发正念时，头脑里竟想像、出现大邱儒者游行反对中共破坏“神韵”演出的场景。猛的回过味来：韩国人怎么看待首尔“神韵”演出被干扰，那是人的事，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在看到这个报道时第一念坚定发出：全面清除干扰、破坏“神韵”演出的一切邪恶的正念。

师父在《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整个三界，包括人类社会所有的

了那么多了。我埋怨同修，住在你们选区的议员，是你们应该承担的救度责任，你们自己不想办法救度他们就是你们的问题了。”

后来读法时读到《二零零二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里面写着：“特别是在我们大法弟子内部，我们对外讲清真相的时候大家都觉的应该慈悲的对待众生，我们大法弟子之间也不能不慈悲。你们是同门弟子，大家都在为宇宙正法在尽心尽力，所以互相之间要配合好，不要过份的用常人心来看待问题，互相之间带着常人心产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矛盾与争论。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

我想，在海德堡议员的这件事情上，我给议员解释的时候倒是挺耐心的，但是对学员缺少耐心。而且我没有把别人的事当作我的事，而是去指责别人。这怎么可以形成一个整体呢？

之后我在给我的选区的两位议员写信的时候，也同时给那位海德堡的议员写信，他又有几次给我打电话，和我讨论我信中的内容。他虽然在几次去中国的时候都和当地的中国官员提到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但是对邪党的本质认识不是很清楚，所以每次他都会有问题，我们都会谈很长时间，我感到，他没有间断思

考关于中国的问题，他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他更多的信息，他正在很慢很慢的被我的信和电话引导上另外一种思考中国问题的方式。

### 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把我给议员写信的时间加起来并不长，如果我对一件事情，比如活摘器官的事情和媒体报道很熟悉，我可能十五分钟就能写完一封短信，再花十五分钟就能找出适合的文章。就算不熟悉的问题，一个小时之内，最长两三个小时也能解决。

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这三年里，能坚持下来是最难的，好几次我必须战胜对写信效果的怀疑，要战胜想退却的心理，想偷懒的念头，要提醒自己时刻为读信人着想。还要放下急功近利的想法，因为这三个议员到目前都没有公开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我悟到这个为标准，而是就是把讲真相放在首位，他们不站出来，就说明讲真相还没有到位。即使站出来了，也得继续讲真相，使他们坚定对法轮功的正念。这几年给议员写信，加起来时间不多，但是我觉的，坚持写信是对我的耐心和诚心的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也曾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松懈了，没有写一封信。而且有很好的借口：“我有两个孩子，还有常人工作，别的

生长了。我只是不妨害它生长罢了，并没有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特殊本领，我只是不抑制、不减少它的结果罢了，并没有使它的果实，结得又早又多的特殊本领。

“其他种树的人，却不是这样，树根拳曲不能伸展，又换了新土；培土不是多了，就是少了。如果有与此相反的人，却又对树木爱得过于深厚，担心得过了头，早晨看看，晚上摸摸，已经走开了，还要回头再看顾。更严重的，还用手指抓破树皮，来检验树的死活；摇动树根，来察看栽得是松是实。这样，树木的本性，就一天天丧失了。虽然说是爱护树，实际上却害了树；虽然说是忧虑树，实际上却是仇恨树。所以都不如我啊，我其实没有什么本领，只是对树木顺其自然、遵其本性而已！”

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道理，转用到为官治民上，可以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为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啊。然而我住在乡里，看到那些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布各种命令，好象很爱惜百姓，但最后反造成了灾祸。每天早晚，差吏来到村中喊叫：‘官长命令催促你们耕田，勉励你们播种，督促你们收割！早点缫好你们的丝，早点纺好你们的线！抚育好你们幼小的子女！喂养大你们的鸡猪？’一会儿击鼓让人们聚集在一起，一会儿敲木梆把大家召来。我

们小百姓顾不上吃晚饭、早饭，来应酬慰劳差吏，尚且都没有空暇，又靠什么来使我们人口兴旺，生活安定呢？所以都非常困苦而且疲乏。象这样，那就与我们行业的人，大概也有相似之处吧？”

问的人颇有感慨地说道：“这不是说得很好吗？我问养树，却得到了养民的办法。”

我柳宗元特地记下了这件事，把它作为官吏的戒鉴。

笔者反复恭读郭橐驼的话，把他的教言命名为“郭驼原理。”觉得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种树和为官，他的适用范围大得很！种花养草也适用，养鱼养鸡也适用，养儿育女也适用，改造河流山川也适用，教师的教育学生也适用……总之，顺其自然，遵其本性；讲究分寸，不可过度。古人讲：过犹不及，适得其反；中庸至道，勿执其偏。真是每个人都可以借鉴的啊！

（资料来源：《柳河东集》）

## 【轮回故事】 邵雍的双胞胎妹妹的故事

大陆学员

邵雍，字尧夫，谥康节，自称安乐先生。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梅花诗》。

话说邵雍的祖母张夫人对邵雍的母亲李夫人很严苛，李夫人不能承受了。一天晚上，李夫人想自己了结了生

命，梦中一位神仙给了她一杯玉筋食羹，告诉她说：“不要自尽，你应当生一个好孩子的。”夫人笃信佛法，敬神知命，听从了神仙的话。后来夫人病重，形容消瘦。服下了大夫的药后，梦到寝堂门左右两株木瓜，左边一株俱已经结果，右边的一株却萎靡干枯。夫人把梦告诉了丈夫。丈夫急取过剩下的药来命人倒掉了。到了日期，生下了邵雍，同时还堕下一胞死胎，是一个女孩子。后来过了十余年，夫人重病卧床，见到月色中一个女子拜在亭下，哭泣着说：“母亲不察庸医，用药毒害了女儿，可恨呀！”夫人说：“命吧。”女孩子说：“若是命，为什么兄长独生呢？”夫人说：“你死了，你哥哥一个人生下来了，这就是命中如此了吧。”女子哭着走了。又过了十余年，夫人又见女子来，哭着说：“被庸医误害，二十年得到再投生的机会。与母亲的缘重，所以来与您告别。”言毕又泣涕而去。可以知道，佛教中有关轮回鬼神的说法自有它的可信之处。这个故事是邵雍亲自和儿子伯温讲的。

赞曰：受胎有命，岂能轻伤？腹中儿女，前世因缘。叹今华夏，不尽夭婴。哀之怜之，劝民自敬。

孔门不语，鬼神心知。轮回命数，善恶因之。怀善心性，笃信神明，福报佳儿，德荫子孙。

（事据《邵氏闻见录卷第二十八》）

## 【医山夜话】 都是业力惹的祸

天舒

莫尼卡是因为腰痛来就诊的。她的腰疼了有两年多了，最开始是发生于分娩后。分娩时她做了侧切术，为止痛，医生给她做了硬膜外麻醉，以阻断痛觉的传导。从那以后她就落下了腰痛的毛病，时好时坏，时轻时重。好的时候腰骶部发紧发沉，但不影响活动。坏的时候不能弯腰，甚至于大腿都跟着痛，坐卧不安的。这几天气温骤降，她的腰痛也跟着重了起来。止痛片吃了一大把，效果却没见到多少。来到我的诊所，不能坐下，连填病历表都得站着。一番检查之后，我让她俯卧在病床上，按着配穴原则，在她的腰骶部和腿上刺入了细细的毫针。然后让她尽量放松，以使治疗发挥最大的效果。

留针的时候，我坐在诊室里静静的想，类似这种因硬膜外麻醉而引起腰痛的病历已经遇到好几个了，以往只知道是属于麻醉的副作用，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才有了新的认识。人的病痛都是来源于业力。业力是以前（往世或今世）做了不好的事而产生的，象伤害过别人或占有了别人的利益等等。要想病好就得消去这个业

偶尔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就想，让我看到这个不是偶然的。于是我给他写信，说虽然这个法令没有通过，但是作为母亲我感谢他推动这个法令，因为有好几次我带着孩子在咖啡馆里都遇到了吸烟的人，对孩子的身体不好。常人的正的一面需要我们去肯定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善的一面的表现。同时让议员感觉到，法轮功学员也是社区的一员。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不能凭自己的时间和兴趣写信，而是要坚持不断的用写信讲真相。我认为，讲真相的全面性不是体现在一封把所有真相都讲了的信中，而是体现在把所有信的内容放在一起，能够让人对法轮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我自己也有放松的时候，比如应该利用某些突发事件给议员讲真相的时候，我却因为忙别的事情而没有想到要告诉议员，之后又会发生其它的事情，尤其是最近几年，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有关法轮功的重大事情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时效性已经过去的事情我就不再提了，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最近发生的那件事情上。因为时效性已经过去的事情，常人也觉的价值不大了。

每次写信的时候，我都坚定自己的正念，只要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心和耐心去写这封信，它就能至少让看到

它的人明白至少一件事情的真相，不管这个人是个议员、议员助手，还是议员办公室里的实习生。在对方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正是这个信念让我坚持写下去。

## 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

在两年前，一个海德堡学员告诉我，一位我们以前联系的海德堡议员还是不明白法轮功为什么被镇压，所以我写了一封长信，从邪党几十年来一直在破坏文化的角度给他解释了一下。第二天议员给我打电话，和我探讨这个问题。他还说，这几年法轮功学员都不去找他了。我是二零零三年离开海德堡的，在这之前，我们和这个议员见过三、四次面，有一次还是在他家里。二零零三年之后我就没有和海德堡的议员联系了，但是曾经建议海德堡的学员保持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和议员打完电话，我就给海德堡的学员打电话，得知从我走了之后，海德堡的学员和议员的联系就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后来就只是给议员送些德文大纪元报纸，直接联系非常少了。我听了很不高兴，心想：“怎么可以这样呢？有人带着做就做，没人带着就不做了？说到给政府成员讲真相，都说重要，可是落实到行动上怎么就看不出来它的重要呢？为此我还提醒过同修。现在在自己离开这里了，就管不

想起来了，或者需要找议员帮忙了，就找些资料给他们，但是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反而因为忙别的，而没有想起来把信息也传递给议员，让他们在现实中逐步深入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中共邪党的邪恶。说白了，还是自己救人的心不到位，没有能够持续给议员讲真相。

这次我在写信之前先上网察看两个议员的生平简介，看看有没有切入点，比如一个议员积极反对迫害犹太人，那么我就从这个问题入手，写在在中国正在发生一个在某种成度上比迫害犹太人更严重的群体灭绝罪行。之后选了几个最近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说明现在迫害还在继续，而且非常残酷。

议员都很忙，将心比心，我自己很忙的时候，如果别人给我一篇很长的文章，我恐怕不会看，那么我写给议员的信就象写一篇短小的新闻一样，一封信里只有一个主题。如果有两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都想告诉议员，那么我就先发一封包含一个主题的信，隔几天再发一封信，讲第二个主题。

在信的第一段里就用简洁的话语把这个主题的要点出来。有时候为了写一封很短的信，我要看很多篇明慧和大纪元的相关报道。捉摸这些文章的开头对事件的描述是不是清楚，能不能吸引人看

下去，然后想想哪些视角容易引起议员的兴趣，最后写出一封能够把事情叙述清楚，但又不长的信。之后再选一两篇文章作为附件。每封信都不长，附件也不多。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在反思我以前的做法：一个议员如果对法轮功感兴趣，那么他大概也对中国其它的人权迫害感兴趣，那么我是应该给他我想给他看的東西呢，还是应该给他他自己感兴趣的東西？刚开始给政治家讲真相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把法轮功的迫害告诉他们。但是随着我学会如何为别人着想，我逐渐懂的了，如果你想让别人关心你的问题，那么你就得先关心别人关心的问题。而这个关心不是因为我想要让别人关心我，所以我作出关心别人的姿态。不是这样的，对别人的关心应该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的。所以我不止给议员寄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有时候也寄德文大纪元上或者其它媒体上登载的有关其它中国现状的文章，帮助他对中国多方面了解。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议员对整体中国的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他对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这个问题就能有更深入的认识。

另外我对议员的一些正的举措所为做出支持肯定的反应。比如某议员曾经推动一个有关在咖啡馆里禁止吸烟的法令，但是没有通过。我

力。妇女分娩本应是一个很疼痛的过程，阵痛之后新的生命诞生了，母亲会真正体会到生子的不易，更加珍惜自己的婴儿，同时痛苦的过程也给母亲消减去了一部分业力。这是上天的安排。古老正教不也说女人生育的痛苦是上帝对夏娃偷吃禁果的一种惩罚么。可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哪？有很多医院采用了无痛分娩技术，让产妇感觉不到分娩的痛苦。稍有疼痛就使用麻药，或者干脆来个剖宫产。在中国，有很多人甚至算着时间在所谓的良辰吉日来个剖宫取子，全然不顾孕妇是否已经临产。表面上看是医学进步了，产妇少受了痛苦，实际上是违反了正常的分娩过程，也剥夺了产妇还业的机会。就拿这硬膜外麻醉来讲吧，依赖麻醉剂，分娩时你没疼着，这个业力你没还掉，那么将来你可能要以腰痛的形式来还，而且还起来可能更重，拖的时间更长。当然不是说每个产妇接受了麻醉就要腰痛，还有其它的因素起作用。但确实这个业力没还，它将来还要造成病痛或麻烦。而其它的业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许多就是以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以承受病痛来偿还。西医、中医的疗法再好也不过是将病的表面现象抑制住了，把病业推到以后去了，而业力太大的话，患者就得拿命偿还，再高明的医生也是束手无策的。

莫尼卡的腰痛针灸起来效果会很好，经过几次治疗就可以好转。但是谁能保证将来不犯呢？那个病的根源——业力还在那里，遇到一定的条件还会发作的。法轮大法师父教导说：“要想好病、祛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转法轮》）。理已经摆在这里了，就看人们如何去做了。

## 【杂谈随想】 由热水治感冒说开去 周正

最近看了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是人们过去就知道热水可减轻感冒、鼻塞等症状，但直到不久前，科学家才试验证实这一点。文中说，英国的科学家比较了热饮料和室温饮料。研究发现，热饮料能够立即减轻流鼻涕、咳嗽、嗓子痛等等。相反，室温的饮料在这方面的效果则很有限。

看了这篇文章后觉得有些好笑：从小就知道受凉了喝点热水就会好起来，可如今要科学家们去证实才行。还有一个类似的情形。我们知道受凉后会腹泻，所以要注意保暖。而自己来到美国后发现，人们认为腹泻是细菌等感染造成的，与受凉没有关系，所以也就不会从保暖上考虑。

从这里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面对同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对待，从而出现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的道理，贯穿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中，以此来理解自身与周围出现的问题。而西方医学中则注重于表面的变化，尤其现在又从分子水平上解释各种症状，形成了一个很庞杂的体系。

举例说，一个人生活中会遇到不顺心的事，社会上也有经济、文化、道德等种种危机。当从表面上看待时，就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表现和导致它的直接原因上，用各种学说与理论来思考，产生相应的解决办法。比如，当别人对自己不好时，自己用“以牙还牙”来对待；面对社会问题时，除了种种行政手段外，往往以法律的强制措施或出动军队来解决。

这样做可能会一时缓解危机，或把矛盾暂时解决了；但如果认识不到症结产生其背后根本原因的话，问题往往还会返回来，或转化成其它方式表现出来。

就社会问题而言，有着各式的冲突和危机，从表现上来说枝枝节节的很复杂。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多数时候根源都在于良知的丧失和道德标准的下滑。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不难发现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就象是一棵树，当树根扎的深、树干坚实，才能抵

得住狂风；如果注意力只是放在加固树枝或树梢上，则很难奏效，可谓本末倒置。

曾几何时，自己也在迷茫中找寻。当意识到真善忍的珍贵时，昔日困扰自己的难题也都一一有了答案。

大千世界里，芸芸众生都有摆放自己生命的机会，从而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未来。

参考资料：

<http://www.nytimes.com/2009/01/27/health/27really.html?ref=science>

## 【诗歌园地】

### 水调歌头·慈悲普度

熔华

圣王降三界，  
苍宇悄无言。  
神传文化铺垫，  
华夏五千年。  
多少风流人物，  
历史沧桑轮转，  
正气世间传。  
佛法来中土，  
闻者有机缘。  
明法理，  
辨善恶，  
志如磐。  
修心去执，  
共同精進返家园。  
正念四时除恶，  
真相众生救度，  
何惧万魔拦。  
洪愿普天庆，  
穹宇众生还。

修好！

三年前，我们全家搬到了柏林。安顿下来之后，我开始考虑如何给我的选区里的两个国会议员讲真相。以前住在海德堡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没有孩子，当时也没有那么多证实大法项目，所以有不少时间去登门拜访议员。我们面见过海德堡的所有国会议员，有的还见过多次，经常联系。但是到了柏林以后，情况不一样了。儿子当时只有一岁，先生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不在家，孩子经常由我一个人带，而且我作为翻译开始工作。一年多以后，有了第二个孩子，时间就更少了。另外随着正法的进程，和几年前相比，增加了很多新的证实大法项目。同时一些已经开展的证实大法项目需要扩大规模，这都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和时间，所以我没有时间象以前那样经常登门去找议员讲真相了。

最后我选择给我的选区的两个议员写信，每两三个月写一封，有时候发生的事情多，就几个星期写一封。一年以后，一个议员的助手主动给我打电话，说议员想和我约一个时间见面。我很惊讶，因为以前都是我找议员约会面时间，还从来没有议员来找我约时间的。后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小时的法轮功，他问了很多问题。

前几个星期，另外一个议员的助手给我打电话，和我

聊了半个多小时，因为我在上一封信里告知议员有关德国之声前中文部副主任亲共言论的事情，所以议员让他的助手仔细调查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德国议会里对此事的反应，他的助手在电话里详细的向我描述了她的调查结果，并说有新的进展就会通知我。我们还谈到了法轮功，因为谈的投机，我们还谈到了各自的工作，孩子等等。她说，以后我的信直接写给她就好，她会转给议员。

## 为什么以前写信没有效果

在一开始选择用写信这种方式联系议员的时候，我也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在这之前我是很不看好写信的，认为没有用处，我写的信也确实很少得到政治家的回应，很多回应也不过是一些套话。其他学员也都说写信没用。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写信没用，但是这次因为实在没有时间，所以不得不想别的办法，我就想，是不是大家都说没用就一定是没用呢？按照法理说，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能量的，写的信也都是有能量的，可是为什么没有用呢？问题应该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我回想以前给议员写过的信，觉的有好几个环节都欠缺，比如没有研究过对方对什么感兴趣，而是只是写我想告诉他什么。还有，没有系统，



派”这个负面的词，并说她也知道这样用不好，但是她毕竟只是自由记者，不得不听编辑的决定。言外之意，就是根本没有可能说服编辑部换一个说法。

同修和我通电话，告诉我这个情况，显得非常为难。《明镜在线》的阅读量非常大，如果反复用“×教”这个词来形容法轮功，其恶劣影响可想而知。同修无奈的说：“我能讲的道理都讲了，她说改不了。如果《明镜》真这么用这个词，咱们等文章出来之后，就去找他们。”我也一筹莫展，只是觉的心里不能承认这件事。我束手无策地出门办事。路上，我给同修打了个电话，请她一起发正念。

电车慢慢开着，车里闷的象我的心情。我身边坐着一个年轻漂亮而又穿着非常浪漫的女孩。突然，她的手机响了，女孩一张口，嘴里说出来的话粗俗的让我不由得仔细看了她一眼。她长的还是那么漂亮，声音和语气还是那么惊人的粗俗。我突然生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想这样漂亮的女孩，一定希望自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窈窕淑女，她如果知道自己的语言这么粗俗，会毁了自己的形象，她肯定会去注意自己的语言用词。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心里豁然开朗，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中的误区：那就是我在希望记者说服编辑部不要用“×教”这个词的时候，只想到了读者不要被

误导，这样的错误不要在由我参与的事情过程中出现，我唯一没想到的是这个记者，她要做一个揭露红色渗透的优秀记者，而用“×教”来称呼法轮功不正是中共红色渗透的一部分？没有中共媒体的宣传，西方媒体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大法？如果她认识到，用了“×教”这个词，就等于承认了红色渗透，那么她怎么可能同意用这个词呢？这种换位思维，为对方着想，一下打开了我的思路，让我从新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

我在路上给与记者有联系的同修打了个电话，说了我的想法。她也很赞同，我们不仅要窒息邪恶，同时要心存对人的慈悲。我们商定，由她给记者再写一封邮件，从为她着想的角度讲讲一旦用“红色语汇”去揭露“红色渗透”有悖她工作初衷的道理，但不给她施加任何压力。

第二天，文章在《明镜在线》出现了，记者成功地说服了编辑部不要用“×教”这个词来形容法轮功。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深深体会到，慈悲善念帮我们解开了一个看似无路的难题。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德国法会稿件）

## 破除观念 写信给议员讲真相

德国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

## 济公抢亲 (调寄《凤栖梧》连缀)

和尚济公能预见，  
灾难来时、急的团团转。  
村里无人听意见，  
警言当作疯言看。

计上心头“疯”着干，  
抢那新娘、背着朝前窜。  
全体村民跟着撵，  
山崩石坠空房烂。

真相一明齐慨叹，  
大众知恩、跪谢疯僧善。  
身在迷中无远见，  
何妨借鉴真经验。

佛主史前曾动念，  
今到人间、来把迷人唤。  
莫等天崩和地陷，  
快寻真相诚心看。

## 赞神韵之舞 -优昙婆罗花

瑞晨

纯净纯白纯美  
仙姿仙韵仙蕾  
朵朵琼枝绽放  
粉翠晶莹祥瑞  
三千年开一回  
大地沐浴慈悲  
转轮圣王下世  
众生得救回归

## 闲居吟

心宇

家住繁华里，闲门静生尘。  
春风几度过，秋月照无痕。

架上书已满，砚边墨常新。  
心空道常驻，思净梦犹深。

门外红尘远，窗前白云亲。  
长怀四字志，吟啸十方云。

笔下多神意，诗中大乾坤。  
纵心八荒外，天地一归人。

## 正本清源

### 【世人觉醒】

### 金灿灿的大门又闪闪发光了

白领

有一位朋友是跑业务的，大约五年以前他对我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海边上，他变成了一条小鱼，晒在岸边上，前面是一个金色的大门，发着金灿灿的光，他感觉有一个声音说：“进来吧，进来吧”，但他就是不进去。

我想，他是来听真相的有缘人。我就跟他讲起了法轮功的事，他说我有自己的一套观念，就是无神论，你说有神，那你让神把这个杯子里的饮料弄干吧。神真能把饮料弄干了，我就信。我笑了笑说，神是神圣的，不会跟你打这个赌的。你可以不信神，但是人类正常的道德规范还是要遵守的，你看看现在的社会，人们的思想道德下滑的已经非常可怕了，如果这样继续滑下去，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一年后，我将《九评共产党》的光盘送给他看，可是第

二天他就把光盘还给了我，我问他看了吗？他说凡是有关政治的东西都不看，说自己连红领巾都没有戴过，这个（指光盘）与他没有关系。

过了一年吧，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他，他说：“自从咱俩第一次交谈后，我的业绩就一路下滑，现在已是搞的焦头烂额了，前两天我又做了一个梦，和那次跟你说的那个梦是一样的，但是大门已经不发光了，我还是一条小鱼，现在在岸上都快要渴死了，那个声音还是在说：‘进来吧，进来吧’，但我还是不进。”我说你做的这个梦可不是一般的梦，你要好好悟一下了。

后来又在朋友的喜宴上，再次和他相遇了，我们是一桌共十二个人，其他十人都已经退出中共党团队了。不知谁又谈起了法轮功，大家都交口称赞大法的好处。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看看，就是你，年纪不大，最顽固，别人都退出了中共这个邪恶组织，认同了法轮大法好，你还在犹豫。旁边的朋友告诉他，你就在心里默念，心诚则灵。另一位朋友说，你不要怕，干脆就喊出来：“法轮大法好！”，你还犹豫什么？你看看我们在座的朋友大多数已经退了（指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都已经受益了，人家和你一样的搞业务，生意做的红红火火。

他好像有点开窍了，说：“可能我以后也要加入到你

们的队伍中来了”。我说并不是非要让你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你只要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对你是有好处的。

又过了大约一个月，还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大家谈起了现今社会的腐败现象，无一不痛骂邪恶的中共，同时大家一致说，还是人家法轮功，教人向善，按真、善、忍做好人，如果都按法轮功说的做，这个社会也不会有这么多坏人、坏事了。这一次，这位朋友好像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聚会结束后我给了他三张光盘：有

《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九评共产党》和《预言与人生》，他连说谢谢，回家一定要好好看看。

第二天一上班，他见了我就说：“昨天晚上我一口气看了神韵晚会和预言这两张光盘，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今年（2008）发生的事，预言里面早就讲到了。”他还神秘的跟我说，他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还是以前做过的那个，大门又闪闪发光了，那个声音还在说：“进来吧，进来吧”，这次他就进去了，看到右边卧着一只雪白的羊，两只羊角竖的高高的，并不时冲他笑，往前走是长着茂密的竹子的小道。大门左边是一个破庙，右边的竹子已经快盖住那个破庙了，庙上边写的字已经大部分脱落了，只有最后一个“殿”字还剩左边的一半。

对法轮功有成见，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以前只看到过我们的抗议活动，但从未和大法弟子面对面的打过交道，我给他讲迫害的严酷和海外大法弟子反迫害所做的努力，说着说着，他的脸上渐渐露出了一个歉意，他身边站着的另一个记者友好的给了我一张名片，希望和我保持联系。

当天夜里快十二点时，我上到这个记者协会的网上想看看他们当天的文字报道，突然发现文字报道中也记录了那个记者发难时的说法，并且没有准确记录那位《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对他的纠正。我们都意识到的邪恶在钻我们真相还没讲透的漏洞。我们开始发正念，解体背后的邪恶因素，与此同时，我开始给我介绍给记者协会的记者写邮件，希望她能说服记者协会负责人马上更改网页内容，幸好她没有睡，她表现出很为难，她认为这一天下来，协会负责人已经很疲惫，恐怕不会再去改网页。

我心里动了一思人念，心想深夜让人改稿，是不容易。正在我思考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网页上又多了一条关于法轮功的与事实不符的文字。我意识到，这背后一定是邪恶的因素在想办法操纵常人，一步一步往前攻，如果我让步，不要求记者协会改网页内容，在奥运前很多体育记者看这个网页时都会接受错误的信息，岂不害了他们。

于是，我决定继续给我认识的记者发邮件讲道理，并把莱比锡一位宗教学者就当时的诉讼案对法轮功的正面评价发给这个记者。谁想到，一不小心按错了键，把这篇报道也传给了体育协会的会长。我赶紧又追了一个邮件，说文章是发给别人的，对不起，这么晚还给他发邮件。几分钟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原来他也没有睡，他说你歪打正着，我也很想知道今天那个记者提到的这个诉讼案和宗教学者对法轮功的评价。这一天下来，一波三折，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帮了我，让我好象是按错了键，实际上帮我把真相传给了这个协会的会长。第二天，当我再上到这个网上时，网页内容已经根据我们的要求进行了修改。坚持正念与不放弃的意志再次帮我们挽回了局势。

## 二、慈悲解难题

多年来，德国媒体受中共宣传的影响，在提到法轮功时，时常使用“教派”这个有负面的词汇。记者往往以“教派”这个词在字典里没有贬义为由，而不肯修改。最近，我也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一位德国记者给《明镜在线》写了一篇揭露《德国之声》中文部被红色渗透的文章，其中提到了法轮功。记者本人没有用“教派”这个词。但是，在文章上网前她告诉和她有联系的另一位同修，《明镜》编辑部给自动加上了“教

百多名会员的体育记者协会，这个协会中的很多成员将前往中国参加奥运报导。就这样，一个在我心里装了半年的种子终于发芽了：这个体育协会接纳了我的建议，并且提出他们负责联系记者，提供场地，让我负责安排研讨会的主要内容。一切顺利的让我感到惊讶。

回想起六个月懵懵懂懂的寻寻觅觅，记忆里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碰壁。有同修问我怎么做成了这件事，我想了半天，得出的唯一一个结论是，我其实什么特殊的事也没做，唯一做到的一点就是没有放弃，我想一定是师父看到了我有一个想抓住时机讲真相的愿望，成全了我的设想。“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 师徒恩）。

今年一月十一日，这家体育记者协会在柏林一家报社的会议厅里举办了“中国研讨会”，包括德国龙头媒体《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体育部负责人、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国际部负责人等在内的七十多名记者参加了当天的研讨会。我作为《欧洲大纪元》中文版的主编做了有关中共媒体封锁的报告，报告的录像次日被传到网上，在德国记者中流传。一位《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做了题为“法轮功——从大众体育变为中共头号敌人的过程”的报告。这是镇压九年来，我们第一次面对这么多德国媒体记者讲述

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体育协会的负责人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同步在网上对会议内容做了文字报道，有关法轮功报告的相关内容和图片资料也都被同时收录在该协会的网页上。几十名记者拿了我们的德文版的《九评共产党》以及我们作为礼物带给他们的，由大法弟子开发的破网软件。奥运会开幕当天，还有德国记者坐在北京的国际新闻中心给我写邮件，让我给他们邮寄最新版的破网软件。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发言结束后，突然有一个受邪恶宣传影响的记者站起来发难，说法轮功是“x教”，并拿几年前莱比锡的一场诉讼案为例，把法官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理由，判污蔑大法的被告无罪的判决错误地解释为说法轮功是“x教”是合法的。我心里一阵冲动，很想马上站起来声辩。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让我冲动的情绪是一种争斗心。我知道，只有纯正的正念和熔化钢铁的慈悲才能熔化一切不正的东西。我强制自己稳坐不动，静静的听那位《德语大纪元》的编辑在台上从法律的角度对那个记者进行反驳。

经过几分钟内心的抗争，我感到有楞有角的争斗心象一块坚冰一样化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温热的善意。会议很快结束了，我走向这位向我们发难的记者，询问他为什么

说到这里，他突然拉着我到他的办公桌前，写出这个“殿”字左边的一半，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他说这不是说共产党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吗？我说你的悟性真不错，你再把《九评共产党》这张光盘看一遍，就会对中共这个邪灵有更深刻的认识了。

他说你再给我一张护身符吧，真不好意思，上次你给我的让我给扔了，并说要看法的书。我说你不想要的可以不接，千万不能扔了，并答应再给他一张。几天以后，他跟我说，这护身符还真管用，自从有了护身符，做的事都非常顺利。前几天朋友的车在外地被扣了，找他去处理，结果没怎么费劲就办成了。更神奇的是，自己有个案子，已经两年了，法院就是不给立案，现在一去找就给立案了，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我告诉他，最近你不光做事顺，身体可能还会有反应的。他说你说的真对，以前我很少发烧的，这两天不知怎么回事竟发起烧来了，我说这是好事，是我们师父给你清理身体呢，过几天就会好的。

就在过年前，我给他一张《转法轮》电子书小光盘，他高兴的连说谢谢。我想，他可能很快就会走入大法的修炼行列，我默默的祝福他。

## 【大法神奇】

“只有天使，才有这样的奇迹。”（后续）

大法弟子

前不久，我丈夫（“只有天使，才有这样的奇迹。”一文的作者）炼完第五套功法后，告诉我，师父法身带他去了另外空间，告诉他，那次他遭枪杀时，师父用自己的手，护在他的胸口上，子弹透过师父的手撞在防弹衣上，故而，防弹衣上留下了师父的能量，所以才有我丈夫讲述的：专家也验不出防弹衣上的物质结构，想用刀割块样品也割不下来。

师父告诉他，那次为他消下去了绝大部分业力（师父替他承受了），剩下一点，留给他自己消。自此，打坐基本不疼了。

师父还告诉了他的本源，师父曾对他说过，将来他会知道自己是谁和要有一颗服务别人的心，而不是让别人追捧。师父不让他对别人显示。师父还说让他记住，他的命是师父延长来的。

师父还告诉他要控制自己的意念，因为师父让他修出来一种功能，不用刀枪，不用子弹，就可制敌。我先生在枪支方面有一项世界第一的纪录，并保持至今，从不失手。同事都视他为超人，他自己知道，那不是人中的机械或技术所能达到的能力，是自幼所带的特殊功能，得以运用意念。

而今生所有对他这些能力的

培养，都是师父为今天正法所安排的。我提醒他多发正念，和全世界大法弟子一起，运用神通，正念除恶。

我曾在与先生结婚后得一梦，梦中师父叫我去火车站接一位大概是西藏来的高僧。我得令后直奔火车站，忽然想到，那人长什么样？叫什么名？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回去问清楚再去。回到教室，很多同修已离去，有同修说，师父从来没见过这里，更没叫谁去接人。我说，不对，师父对我说了，师父让做的事一定要完成，不知道接谁也要去接。我转身又走，半路上，敲锣打鼓的接站队伍回来了，都是我们这边熟悉的同修，敞篷车上，端坐一位穿袈裟的高僧，上前一看，正是我今生的先生。他因识我而得法，我们一起走在证实法的路上。与之偶有小争执，梦中师父点化我要圆容好家庭。

我先生前不久再次被师父救起。他在实验过程中，生产线危险物品泄漏，和他同一个工作间的同事，在他离开后的2分钟里，当场殉职。我先生曾在前一天向他洪法，他已经表示要学，我先生刚要教他动作，他被叫走，不想第二天命送黄泉。可见得法不易，洪法要趁早。事发现场，除了我先生的办公桌方圆一米多的范围，其余全部被炸毁，也就是说，即使我先生当时没离开现场，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但是他仿佛被上了双保险，在那一刻，师父还是让他离开了。从那天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先生离开化验室，别的同事无一例外，悉数离席。他们说，只要我先生在，他们敢坐在原子弹上，相信他们也是玩笑话，不过很好的给自己埋下了得法的契机。

很多同修好奇，常来询问，我先生非常矛盾，他不想撒谎，更不愿意谈及自己的事。请同修坚信大法和师父，忘记作者。不要当面提及，更不要宣传作者就是谁谁谁，这样对他的工作安全和修炼有益。其实每位同修都很有来头，都肩负着史前大愿。让我们都来做好三件事，一切尽在其中。

## 弟子交流

### 【法会交流】

#### 用正念和慈悲向媒体讲真相

德国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我是柏林的大法弟子。在此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在二零零八年的一些和常人媒体打交道中的修炼体会。

#### 一、做人间大戏的主角，抓住时机讲真相

二零零八年是北京奥运会年。世界各国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从二零零七年开始，各大媒体就开始安排今年的奥运报道，计划将大量记者派往中国。我意识到奥运前的这段时间是我们向媒体讲真相的一个绝好的时机，因为，绝大部份体育记者对中国都缺乏了解，在去中国之前，每个记者肯定会想办法多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去做人间大戏的主角。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找机会向少数几个记者单独讲真相不是问题；自己花钱租个场地，给德国媒体发邀请也不成问题，但是这些方法能产生的效果都太小，这离师父对我们讲真相方面“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的要求离的还是太远。

二零零七年五月的一天，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主意：那就是为去中国参加报道的记者办“中国问题研

会”，集中向他们介绍中国现状，其中包括大法弟子被迫害的问题。

从九九年邪党迫害法轮功开始，在九年的时间里，各地大法弟子都花费了很多积蓄，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而拥有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又都非常有限。因此，我给自己定下了两个原则：一是“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想办法利用常人组织的记者网络，以最少的人力争取达到期望的效果；二是尽量不花大法弟子一分钱。可是到哪里去找一个对媒体记者有足够的吸引力，又愿意出钱出场地帮我实现这一愿望的合作伙伴呢？我心里一片茫然，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

我的常人工作是记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利用参加和报道各种活动的机会，碰到记者或基金会的人就和他们聊天，顺带征求他们对在奥运前为记者办“中国问题研讨会”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肯定会有很多记者感兴趣。但是，找了六个月，我也没找到我想要的“合作伙伴”，还是两手空空。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位对共产邪党的极权统治有很深认识的记者。在无数个电话和邮件中，我给她讲了很多有关中国的问题，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也讲了我想为德国体育记者办研讨会的设想。有一天，她突然告诉我，她把我介绍给德国的一个拥有四